

牧象剿匪记



萬
全

MUXIANG JIAOFEI JI

牧象剿匪记

黄 岭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在西双版纳金鸡岭密林里，一场激战已近尾声。但是，在一个山坡上，少年岩奇正和土匪女头目细腰蜂厮打在一起。岩奇不幸被细腰蜂用石头砸伤，鲜血直流，细腰蜂狞笑着，一步一步向岩奇逼近……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。“哦哦”一声象吼，大象“勇士”踏着四只大蹄，扬着长鼻赶到了，它用长鼻卷起细腰蜂，抛向高空，随着一声惨叫，细腰蜂被摔成一堆肉泥……这是在苦难深重的傣家地区，发生的一个牧象少年机智剿匪的动人故事。

主人公岩奇，阿妈、爷爷均被土匪头子细腰蜂所杀害，阿爸被迫出逃。他和好友莎娜毅然投奔了游击队。他们驯出小象“勇士”一起参战，诱敌、摸营、锄奸、伏击，终于配合解放大军和游击队全歼了这股残匪，迎来了傣家的解放。岩奇和莎娜也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智勇双全的人民战士。

小说惊险奇特，富有地方特色和儿童情趣，读来扣人心弦，引人入胜，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傣家小英雄的可爱艺术形象。

牧 象 剿 匪 记

黄 岭 著

*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625印张 74,000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77·10 定价：0.40元

目 录

一、深山猎象.....	(1)
二、狩猎搭救.....	(7)
三、旧恨新仇.....	(18)
四、途中受擒.....	(21)
五、林中雪恨.....	(29)
六、到孔雀坝.....	(34)
七、雏鹰试飞.....	(43)
八、湖边相遇.....	(51)
九、驻地驯象.....	(55)
十、夜闯匪穴.....	(62)
十一、意外收获.....	(69)
十二、牧象引敌.....	(72)
十三、疑云何来.....	(84)
十四、智斗奸细.....	(93)
十五、金岭歼敌.....	(100)
十六、密林擒妖.....	(108)
尾声、光明在前.....	(112)

一、深山猎象

夕阳，血红，浸润一片白云，洒下一缕淡淡的余辉。铺满落叶的坡地上，光彩斑驳。风起，大森林呼呼哗哗地唱起歌来，蟋蟀儿唧唧低吟。一片好闻的花草芬芳。

那头名叫“宝贝”的大象，高高地扬起长鼻，在自己宽大的后背上扇动着。卷起一阵小风，噼哩啪啦，震落许多泥块。象肚子底下，躺着两个孩子。十岁的岩奋和八岁的莎娜正蜷缩着身子，互相偎依着。

岩奋正在给莎娜讲故事。他的故事总是“好人打坏人”。开口便是“老早老早以前”，莎娜听愣了，微微张开嘴，睁大眼……故事最后，坏人死了，他的故事才得完。这种千篇一律的结尾，莎娜并不满足。

“为什么总有坏人呢？”莎娜问。女孩子总是好问。而在莎娜面前，岩奋又总尽力做出大人样，引得莎娜什么都想问他。

“因为……”岩奋眨着眼睛，“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坏人，生出许多小坏人来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把那个大坏人打死呢？”

“先要打死一个个小坏人，最后，打死大坏人。就全是好人，没有坏人了。”

“没有坏人，那多好！”莎娜兴奋了。

“就是么！我讲一个故事，就打死一个坏人，你数数，我已经打死多少坏人了？”

“嘻嘻……”莎娜笑了，身子往岩奋一边靠近，“那你多讲几个故事，多打死几个坏人……”

“从前哩……在老早老早……”岩奋又在动脑筋，把他知道的坏人讲出来，再想办法把他们“打死”。

“到以后，没有坏人，多好！”莎娜低低地说，“全是好人，好人……”

“真好……”岩奋说，“我爸爸说，等到将来，打死了坏人，就是好人的天下了！”

“你爸爸？石果叔？”莎娜问。岩奋伸了个懒腰，打着哈欠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做了爸爸，也要跟爸一样！”

他们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了，眼前模糊起来，慢慢地，睡着了。

“当！当！”一阵锣声传来。岩奋猛地惊醒，从象肚子下钻出来，揉了揉眼。莎娜也从象肚子下探出头来。

“岩奋哥，怎么啦？”

岩奋爬上一棵大树，向锣声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忽然，他快速滑下来。

“快！村口发现野象了！”岩奋惊喜地喊道。

大象“宝贝”立即跪下前腿，让岩奋和莎娜爬上背去，朝村口奔去。

前面，远远的，一头小野象正莽莽撞撞地狂奔而来，卷起一大团尘土。后面，许多村民骑着象追赶而来。岩奋跳下

象背，让“宝贝”隐藏在一棵大树背后，自己拿起一根用野牛皮制成的套索，打好一个大锁扣，放在小象必经的道口，套索的另一头，在一棵小树上绕了几圈。

尘土越来越近了。可以听到小野象在嘶叫，可以看到小野象正咧着嘴，长长的牙齿往前挺，可以闻到小野象身上特有的骚臭味。……刷的一声，锁扣套住了小野象的后腿，小野象绊了个跟头，摔在泥淖里，溅得泥水纷飞。它又挣扎起来，狂奔乱跳，终于，把这棵不大的树连根拔起。于是，它更惊慌地狂奔起来，小树在象屁股后头翻滚着，吓得人们一下子都不敢靠近了。

刷的一声，又一副套索飞来了。这回，套住了那头小白象的前腿。“爷爷！”岩奋高兴地叫起来。多吉大声喝道：

“叫‘宝贝’来！快！”

岩奋一个唿哨，唤来了“宝贝”，命令道：“‘宝贝’，快用头顶住小弟弟！”

“宝贝”一步上前，用头将小野象顶到一棵大榕树下。岩奋从爷爷多吉手中接过套索，在树身上绕了几圈。小野象一声长嘶，倒在了树下。

村民们陆续赶来了，见小野象已被多吉爷孙俩逮住，热情地祝贺了一番。随后，便一同帮助把小野象赶回了家——曼斯寨。

夜，新月弯弯，繁星满天。多吉家里热闹非常。岩奋在屋外守候着小野象，多吉在屋内烧旺起塘火，招呼村民们喝茶。村民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夸赞起岩奋。

“岩奋多象他阿爸……”

“好一个岩奋，将来能出息！”

岩奋在屋外，听着人们的话语，心里甜滋滋的；他望着小野象，心里直想笑。

“唉，石果离家这许多年，也没个音讯。”

“艾罕死得好惨，要能看到岩奋这样能干，该多高兴！”

“什么时候才能过舒心日子哟？这细腰蜂真没德性……”

本来笑容满面的多吉，听了这些话，脸上罩起一层悲哀的神色。村民们知道老人又在思念儿子、儿媳了，便默默地离去了。外面的岩奋，也低着头，闷不作声了。

多吉的儿子石果，离家已十年了，杳无音讯。多吉思念儿子。岩奋思念父亲。天上的星星似乎也难过了，陪着他们，眨着眼，象要落泪……

“把象赶到棚里去吧。”多吉出来，关照岩奋说。

岩奋骑上“宝贝”，挥动牧杖，赶着小野象到了象棚。多吉抱来了好些甜竹笋、野芭蕉叶，放在地上。“宝贝”的长鼻象灵巧的手，向后伸过来，把岩奋从背上轻轻地放下来。

“爷爷，给小白象起个名字吧。”岩奋说。

“叫什么好呢？”

岩奋搔搔后脑勺，眼珠骨碌碌地转着：“就叫‘勇士’吧。”

“嗯。”多吉点头表示赞同，随后从腰里拿出一样东西交给岩奋：“这短刀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你阿爸没把它带走，现在你长大了，就交给你吧。”

岩奋欣喜地接过短刀，在手中端详着。短刀寒光四射，刀柄上系着一根红绸子。他二话没说，将刀往腰上一别，双手叉腰，在多吉的面前来回走了两圈，煞是威风。

多吉笑了，但随后又微微叹口气，说：“唉，现在是豺狼当道，细腰蜂那狗东西到处残害百姓，你阿妈被害死，你阿爸这些年下落不明。唉……”

“细腰蜂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”岩奋说，“前些时，细腰蜂那伙人不知跟什么人干上了，只听得一阵枪响，树叶子唏哩哗啦往下掉，猴子，兔子，野牛吓得乱窜。嗨，结果呀，细腰蜂这边死了好多人。有缺脑袋的，有少胳膊没腿的，还有身子变成几截的，就连瘦腮猴也满脸是血，走路一拐一拐的，往日的威风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我看得真带劲，说有多高兴就有多高兴。爷爷，我长大了一定要找到阿爸，替阿妈报仇！”说着，他握紧了短刀。

多吉微微点了点头，没做声，望了望天空，这时一块云彩飘来，渐渐地遮住了月亮，大地也就慢慢暗了下来。

以后，每天清晨，岩奋便由多吉领着，到树林里练飞刀。爷爷在树干上画个圆圈，岩奋使用力将刀向圆心掷去。开始，岩奋站得离树干才几步远，飞去的刀还不一定能中，有时甚至连树干也扎不进。练呀，练呀！嘿，真行，渐渐的，那刀象长了眼睛似的，“笃、笃”的连中圆心。岩奋也离树干越来越远了。到后来呀，他竟然能一边奔跑一边飞出刀来，而且刀刀命中目标，真玄哪！多吉连连地点头，心里暗暗高兴。

就这样，“笃笃”声每天都在树林中回响，惊起了一群群小鸟，叽叽喳喳地，叫个没完，闹个不停。

“快快长大吧！长大……”岩奋握着短刀，心里默默念诵着，他咬咬下嘴唇，一副挺威严的神气，仿佛真的一下长大了许多……



二、狩猎搭救

“勇士”可真称得上勇士。尽管瘸了腿，也不喊疼，一点也没倒威，还一个劲儿在象棚里不停地折腾。它还常常发火哩，一会儿踏碎了瓦盆，一会儿撞坏了木栅，有时连棚顶也让它拱破了；要不是“宝贝”用自己的大长鼻子死死地缠住它，“勇士”说不定早就跑回山去了。

“宝贝”到底是大哥了，它总是摆出一副不急不慢的兄长架势，不轻不重地用长鼻抚摩着“勇士”，一面还发出轻轻的“哦，哦”声，仿佛在哄着，劝着小弟弟。这样，“勇士”也渐渐服帖了，不时还发出轻轻的“哦哦”声，作为回答，好象说：“呵，我懂了，明白了。”

可是，这小“勇士”还是有不懂、不明白的时候，有一回，它竟然撒起野来，冲破象棚，往野地里奔去，套索绊住了它，重重地摔了一跤，前腿受伤了。好不容易才让它平静下来。岩奋摸着“勇士”的伤腿，看着被踩碎的瓦盆，撞坏的木栅，心里又疼又气。多吉找来草药，熬成汤，一边替“勇士”擦洗着伤腿，一边对岩奋说：

“孩子，要想驯象，首先得懂得象的心，这小家伙野惯了，你得用心地驯它，和它交朋友，它挺有灵性的，会用心来报答你，这叫好心得好报！”

岩奋思索着爷爷的话，看着“勇士”在爷爷手里服服贴贴的样子，心里默默地说：

“我一定要驯只好象，从心里对它好，和它交好朋友……”说着，岩奋停了停，象是自言自语，又象是对“勇士”说：“‘勇士’呵！‘勇士’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淘气不是乖孩子，向你哥哥‘宝贝’学习吧！我会好好待你的！”

他每天带着“宝贝”、“勇士”去林子里散步，给它们洗澡、搓背，掙野芭蕉叶子、甜竹笋来喂它们。“宝贝”仿佛很不好意思，总在岩奋面前跪下来，嘴里轻轻发出“哦哦”的叫声。岩奋知道，这是“宝贝”要让他骑。岩奋上去亲昵地拍拍“宝贝”，让它起来。“宝贝”慢慢起身了，看岩奋走在前头，它便用长鼻子将他轻轻卷起来，放在自己的背上。

“勇士”似乎也懂事了。或者说，觉得住在此地很舒服。所以，也变得听话，不再发脾气了。它时常望着岩奋，慢悠悠地晃动着长鼻子，象在动什么脑筋。有时，和“宝贝”在一起，大家一起摆动着躯体，长鼻扬起来，互相拍打着。每到这时，岩奋和莎娜便在一起拍着手笑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“勇士”慢慢地踱着，来到岩奋身边，摆着头，晃着腿，扇起一双大耳朵。岩奋被弄得不明白了。摸着“勇士”的头，悄声问：

“怎么啦，‘勇士’？”

“勇士”轻轻叫了声“哦哦”，便在岩奋面前跪下来。

“勇士”跪着，久久不站起来。岩奋一下明白了，“勇士”要他骑！

岩奋骑上“勇士”。“勇士”站起来，大步走了。

“爷爷!”岩奋在“勇士”的背上叫道。多吉远远地看见,“宝贝”、“勇士”各让莎娜和岩奋骑着。多吉明白:“勇士”驯服了。

“勇士”驯服了,岩奋的刀法也练熟了。那是他每天苦练的结果。爷爷告诉他:“有好刀,不会使,也是白搭。”

“傣家的宝刀祖传下来,应该有一只勇敢的手来接!”爷爷常对他说。

在一棵大树上,爷爷要试试岩奋的刀法,他画个圆,让岩奋用刀掷向圆心。

“孩子,眼要看得准,劲要使得狠!”爷爷嘱咐着说。

笃!笃!闪亮的短刀,拖着一条红绸儿,飞向树干,扎进了圆心。而且刀也扎得很深很深……

“这孩子真象他爸爸!”多吉心里暗暗赞许,“该让他见见面了。”

这一夜,岩奋做了一个梦:梦见自己骑着“勇士”,莎娜骑着“宝贝”。走呵,走呵!莎娜不停地唱歌,怪好听的。树林、小溪、野花、白云……也都拍手唱歌。太阳,很大,很红。岩奋一个劲儿笑着,走进红红的太阳里……。“勇士”和“宝贝”欢快地撒开长腿,边走边说话:“哦!‘宝贝’哥哥!”“哦,‘勇士’弟弟!”

哈哈!“勇士”和“宝贝”也开口说话啦!岩奋和莎娜兴奋极了。“勇士”还说:“你们都是好人,我也做只好象!”说着还不好意思地摆着头,扇动两张大耳朵片子,大大的嘴唇一咧一咧的,呵!太阳公公也在笑,真红,真亮!

天大亮了,岩奋也醒了,太阳升得老高老高了,他跑到

象棚去看望“勇士”……

一天凌晨，爷爷带着孙儿，骑着“勇士”出发了，他们要让“勇士”去狩猎，去见识见识世面，锻炼锻炼本领！

斑鸠子在树上“咕咕”地叫着、跳着、闹着，露珠儿顺着密密的树叶，一串串地往下滴，风一吹，的的嗒嗒地更响了。雾气在树林里缭绕着，轻纱般地袅袅飘浮，朦胧中夹带着潮润，空气格外清新。

远处，翠峰拔地兀起，四面是陡壁悬崖，唯有朝南一裂缝，把峰劈成两半，这钻入山肚之中的隙缝是唯一通道，上面凿了一条条浅浅的石痕。爷孙俩沿着这条通道走着。“勇士”迈着极稳健的步子，一步一步向前。

他们穿行在山肚之中，岩奋突然高喊一声，

“呵——山谷，你好！”

“呵——山谷，你好——”回声作答，别有情趣。岩奋又笑又唱，高兴极了。

穿过这条石道，又是一片平地，比较开阔，岩奋望了望四周，问道：

“爷爷，我们到哪儿去狩猎呀？”

“你猜猜！”爷爷说。

“猜不着。”

“到野牛坡去！”爷爷刚说完，岩奋瞪大了眼睛，“到那儿去不是要走迷人潭吗？”

“嗯”。多吉应道，“怎么，你害怕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岩奋胸一挺，响亮地回答。他腰间插着的短刀，刀柄上的红绸儿神气地飘舞着。

迷人潭——一块方圆几百米的沼泽地，长满了高高矮矮的水草，水草经风一吹，起伏着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乍一看，郁郁如茵，宛如一块肥美的牧场。可是，了解这儿的人都知道，水下是深深的淤泥，如果人陷进去会即刻被湮没。迷人潭中长有一种狗尾草，这种草喜欢在硬地生长。所以，有经验的猎人，找长有狗尾草的地方走，才能出人迷人潭，而一般人是不敢走的。多吉老人对此了如指掌。

爷孙俩到了迷人潭。太阳高高升起来，薄雾渐渐地消散，绿叶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着淡淡的银辉。蜻蜓来回飞着，搅动着笼罩在迷人潭上的朝晖。

多吉骑着“宝贝”在前面探路，“勇士”紧跟着，岩奋骑在它的背上，双眼凝神盯紧着爷爷。

出了迷人潭，岩奋长长地噎了口气。这地方他是第一次来，哪能不害怕？但同时，他又暗地责备自己太胆小了，脸上不觉泛起一层红晕。他看一眼爷爷，见爷爷正四下察看，似乎在搜索什么。

这正是野牛坡。坡地上长满野芭蕉，其中夹着几颗白樟树。野芭蕉开花了，牛心形紫色的花瓣一朵挨着一朵，在阳光下显得分外娇媚。风，送来浓烈的芳香，几只不知名的小鸟，在白樟树上嬉闹着，叽叽喳喳的声音，传得很远。

岩奋用手掌压住眉沿，四下张望。忽然，他的心猛跳起来，高兴得差点从“勇士”身上摔下来。原来前方有一头野牛正吃着芭蕉。“爷爷”，他轻声呼唤着。没人答应，也不见爷爷的身影。“爷爷！”他急得直冒汗。他知道，要是自己一旦被野牛发现，就会错过一次极好的狩猎良机。他顾不了那么

多，驱赶着“勇士”，悄悄地从侧面包抄过去。

机灵的野牛，发现有人来了，没等“勇士”走近，掉转身就跑。“勇士”紧追上去，一面发出“哦哦”的叫声。野牛见逃不脱了，便回过头，猛地窜到“勇士”的背后，对准“勇士”的屁股，晃着一对利角，猛冲过来。“勇士”一闪，然后往下一蹲，双牙向上一翘，把野牛的胸脯刺了两个又大又深的窟窿，两股热血喷了出来。

“好！”爷爷从一棵大树后面走了出来，紧紧抱住岩奋，高兴得连连称赞。岩奋也咧开嘴笑了。

“你也真是‘勇士’啊！”多吉对“勇士”翘起了大拇指。

“勇士”叫了两声，象是回谢了主人的夸赞。它抖动双牙，把死牛放在地上，随后卷起一些野草，把牙齿上的血迹擦干净，又把长鼻伸到背上，让岩奋抱住，下到地面。

“这头野牛真大。”岩奋用手按了按野牛的肚皮说。

“我们把它拉回去，烤熟了叫大家都来尝尝。”爷爷说。

“把莎娜也请来。”

“当然！你们是顶要好的伙伴嘛。”

岩奋高兴地偎依在爷爷的怀里，连声说：“爷爷好！爷爷好！”

“到了家，我们先把牛皮扒下来，这皮又厚又扎实。我们逮‘勇士’用的套索就是这种皮做的。”多吉朝“勇士”挥挥手，又朝野牛指指，意思是要“勇士”把野牛驮上去。

“勇士”用鼻子拨弄了几下死牛，正要卷起，忽然，远处传来杂乱的跑步声。接着是几声凶恶的喊叫：“抓住他！活捉有赏！”多吉忙闪到一棵树后，见有一个人正朝这边奔跑过

来。那人的背后，隐约有十几个人在追赶。转眼之间，那人到了跟前。多吉打量着陌生人，正想问个明白，岩奋赶来说：

“爷爷，瘦腮猴领好多人来了。”

多吉喊住了那人，又对岩奋如此这般地耳语一番，便带着那人往旁边躲去。岩奋上前，趁那人还在犹豫之际，蹲下身猛地脱掉了那人脚下的一只大麻鞋，然后，骑上了“勇士”，朝相反方向的林子里跑去。

“勇士”驮着岩奋一个劲地跑。背后唧哩哇啦的声音响成一片。瘦腮猴上当了，冲着岩奋追来。岩奋高兴地一面催促着“勇士”，一面把身旁的灌木林拨弄得哗哗直响。

前面是一片竹林，密密匝匝，地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蘑菇。岩奋喊住了“勇士”，跳下象背，从怀里掏出那只大麻鞋，朝旁边一丢，然后蹲下来，若无其事地捡起蘑菇来。

不大一会，瘦腮猴领着一伙喽啰兵追来了。他们一个个扭歪着脑袋，东张西望，气喘吁吁。见了岩奋，便围了上来。瘦腮猴龇着黄牙，喝道：

“小家伙，有人从这儿跑过吗？”

“是刚才吗？”岩奋装模作样地说。

“嗯，对，对！”瘦腮猴奸笑两声。

“哦，那我看见了。”岩奋说着，便领着瘦腮猴朝那只大麻鞋边走去。他佯作四下搜寻的样子，指了指前面说：“大概就是从这跑的。”随即，猫腰捡起那只大麻鞋，“你看，这是不是那个人丢的？”

瘦腮猴接过鞋，细看了一会，又随手一扔，对岩奋说：